

怪傑辜鴻銘

(本文插圖刊第6頁)

●程光裕

檳城出生留英學成

辜鴻銘(一八五七——一九二八)原名湯生，字鴻銘，原籍福建同安，清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出生於馬來亞之檳榔嶼(檳城)。曾祖辜禮歡，曾任馬來亞吉打之「甲必丹」(類 Connan 長)，當東印度公司英籍船長萊特 (E. Light) 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七月與吉打蘇丹簽訂割讓檳榔嶼協約時，辜禮歡以證人身分在協約上簽署。為最早至檳榔嶼的華僑之一。東印度公司組織市政府，辜鴻銘受委為市議員，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卒。

辜禮歡育有八子三女。八子為安平、雨水、國彩、國忠、國良、國珍、龍池、應雲。長子安平返中國就讀，考取進士，曾供職於兩廣總督林則徐部下，調臺灣後，遂定居於臺。三子國彩曾任暹羅旁牙總督。國彩子登春，亦奉派為暹羅另一地區總督，以不樂於前往宮廷向暹羅王行跪拜禮，婉拒拜受。登春在檳城創立僑生公會，對華僑社會貢獻頗多。有二子，尚達、尚德。尚德有四子，立明、立煥、立亭、立清。立清長子申福

等亦俱有聲譽。七子龍池曾榮獲吉打蘇丹頒賜「拿督」勳銜。龍池與國彩辭官隨父移居檳城。

辜龍池子紫雲，亦呼「峇雲」。育二子，長辜鴻德、次辜鴻銘。紫雲擔任檳榔嶼雙溪尼蒙、牛汝我橡膠園司理，為人忠厚勤儉，極獲園主英國人布朗信任。布朗與紫雲兩家極為親密，紫雲將次子鴻銘寄在布朗夫婦名下為養子。當鴻銘十歲時，布朗將牛汝我橡膠園交予紫雲經營，舉家遷往蘇格蘭老家。行前徵得專家同意，携鴻銘至英就學。鴻銘至蘇格蘭後，進入當地英國學校，接受英國式教育。直至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以優等成績，通過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修辭學各科考試，榮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成為我國最早完成全部英國式教育的唯一的一位留學生。是年辜鴻銘實足年齡為二十歲。

辜鴻銘獲學位後，離別義父母，獨自一人至德國，入來比錫大學，習土木工程。學成後，再赴巴黎，一住數月，專攻法文，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時，二十三歲的辜鴻銘，不但兼具英國文學與德國土木工程之雙重學位，並且通達中國

、馬來、德、英、法、拉丁、希臘七種語文。辜氏由歐洲返抵檳城，奉派在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擔任公職。江蘇丹徒人馬建忠，自法國學成歸國，道經新加坡，住海濱旅社。辜氏旅居巴黎時，曾耳聞馬建忠大名，因此慕名前往拜訪。二人接席懇談，娓娓不倦。馬建忠對博大精深的祖國文化，多方誘導鴻銘窺其門徑，鴻銘悠然神往，不勝仰慕。同時，建忠又指出祖國正在祈求進步，迎頭趕上西洋列強，對新學人才，需求迫切。鴻銘為精通洋務人物，稀世之珍，何不將所學貢獻給危難中的國家與同胞。鴻銘深受感動，於聆悉建忠名言諫論三日後，向新加坡輔政司辭職，返抵檳城家中，脫下西裝革履，換上長袍馬褂，從此不再自嘲是「假洋人」。辜鴻銘說中國話，吃中國飯，重理中國線裝書，潛心經史，終身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經綸滿腹傑出之才

辜氏居留檳城年餘，鑽研中國舊籍，突飛猛進，收穫豐盛。光緒七、八年之交，有一英國探險隊，擬進入中國，自雲南轉赴緬甸曼德勒，作

一次長程考察，需僱用一名華人翻譯。辜氏爲便於重回祖國懷抱，遊歷華南山川，不惜屈就。辜氏隨隊至廣州，轉赴雲南，正待穿越滇緬邊境，却發現滇緬之間道路險阻，危機四伏，辜氏志不在搜奇歷險，因此便畏難止步，辭職由雲南折回香港，居港三、四年，繼續埋首苦讀中國典籍，此時已窺其奧妙，恍然有所憬悟。「乃譯四子書，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西人見之，始歎中國學理之精，乃爭起傳譯。」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辜氏由於張之洞幕客楊汝澍之推介，受知於時任兩廣總督之河北南皮張之洞，成爲幕客之一，擔任口頭及文字逐譯工作，居張幕府歷二十年。

辜氏爲張之洞採擷新知，洞悉世局，訂購三十餘份外文報刊，五百餘種各國雜誌。張氏另一心腹助手梁鼎芬，頗訝然辜氏如何讀得如許報刊。某次梁氏求謁張之洞，久久未見張氏外出接見，梁氏躡手躡腳入內，從書房窗口窺視，但見之洞正襟危坐，凝神諦聽。辜氏則在滔滔不絕，條分縷析，爲張氏剖析世局，縱談因應之道。居然連續談敘二、三個小時，連在窗外竊聽之梁鼎芬亦忘其所以，駐足傾聽到底。從此梁氏由衷欽佩辜氏的博學多才，見聞廣博。而張之洞對辜氏更有「鴻銘經綸滿腹，確是傑出之才」的稱譽。

張、辜賓主相處甚歡，辜自云：「余爲張文襄屬吏，粵鄂相隨二十餘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又云：「余隨張文襄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見聽。」但賓主之間亦有相同之觀點，例如張之洞同意辜氏中西史事比

較觀之結論：「西洋各國近日政治外強而實彌亂。」以及「近日中國士人不知西洋亂政所由來，好論時事，開報館，倡立議院。湯生竊謂此非盛事，至於時務報載有君權太重之論，尤駭人聽聞。」此外如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刊行「勸學說」，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亦曾採納辜氏不少意見。

辜氏投稿西文報章雜誌，用最優美嫺熟的英文，發表中國人的觀點和意見，自國際輿論著手，發揮莫大的效用。諸如張之洞總督湖廣時期，教案迭起，辜氏便在字林西報對傳教士之各項公開企圖予以指責，復經倫敦泰晤士報摘要刊登並加評論，庚子（一九〇〇）拳亂，八國聯軍之後，又以一系列專論送交日本郵報發表，指各國措施之不當，籲請運用智慧、道德，公正處理此問題。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將在我國東北開戰，辜氏又撰文刊發在日本郵報，將日俄之戰歸咎於八國聯軍出兵東北亞政策之錯誤，對於中日兩國徒知使用武力。

揭發時弊語多警闕

庚子八國聯軍之役，導致辛丑（一九〇一）條約之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中有一款，黃浦江潛修計畫限期完成。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黃浦江潛治局成立於上海，承張之洞之保舉，辜氏被委爲督辦，在職三年，圓滿完成任務。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機構撤銷，辜氏受調外務部員外郎，應詔條陳時事，痛切陳詞，揭發時弊，不乏足爲後世炯戒、警闕之語。如：（一）中國士

大夫不知西洋亂政之所由來，徒然慕其奢靡，以致朝野一致倡言西法，興新政，一國若狂。（二）政治之所以不得其平，不思無新法，而患不守法。（三）朝廷行內政則不守舊法，辦外交又無遠章可守。（四）自太平軍興，湘軍轉戰各省，清廷許曾國藩便宜行事，因而形成內輕外重之局。（五）李鴻章繼曾國藩而起，品學行誼不如曾國藩純粹，北洋權

勢幾與日本幕府專政不相上下，言洋務者，中外咸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六）北洋既敗（按指甲午中日之戰，北洋海軍陸軍幾乎全軍盡墨），各省督撫爭相辦理洋務，度支部不敢過問開支，戶部不知何人聲勢顯赫，人人各循私意，上下網紀廢弛，所以庶政不修，民生日艱，國勢遂每況愈下，漸趨岌岌。辜氏對症下藥，提出「解救方案」，用「申明成憲」四字提綱挈領，發表救亡圖存主張，向清廷建議下列各點：（一）自軍機大臣以至於任所而有學識之地方官員，會同澈底研究，據實訂定多項法令。務使所有法令不致重複，簡易可行。然後分別綱目，印行善本，頒佈天下，一律凜遵。（二）辦理外交應先統籌全局，尤須確立「修邦交」重於「講武備」的決策。（三）甲午（中日之戰）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以來，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爲國雪恥，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籌餉陳兵爲急務，鴻銘直率指出此種觀念應予革除。理由是：「此猶非計之得者」——「若欲臥薪嘗膽之論，猶是當年戰國列邦之陋習。」換言之，辜氏仍然主張以理制勢。

辜氏此次應詔條陳國事，可說是一生之中，唯一一次提出對政治的主張，羅振玉曾盛讚辜氏

「探索根元，洞見癥結。……賈長沙復生不能過是。蓋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藥石。」然則當年辜氏人微言輕，清廷對所陳意見並未予以重視。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勅忠皇室之辜氏獲得清廷頒授一項榮典，以「遊學專門列入一等」資格，由宣統皇帝賞給文科進士。與辜氏同榜之文科進士尚有嚴復與彼之學生伍光建，名次是嚴復居榜首，辜鴻銘第二，伍光建第三。文科進士之外，尚有工科進士詹天佑與魏瀚。鴻銘終於成為福建泉州同安專家，繼辜安平之後的第二位進士，其實亦係末代進士。惟鴻銘對此恩賞榮銜似乎尚不滿意，因其名次在嚴幾道（復）、伍光建兩師徒之間，兩師徒俱以譯述西洋名著而成名，將西洋名著譯出予中國人閱讀，因而名利雙收，備受重視。將中國典籍傳播於國外，使歐西人士一致禮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反而不為國人所知。本末倒置，令辜鴻銘難免有厚此薄彼之歎，辜氏云：「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反覆詞費，何遂矜獲創焉。」「何遂矜獲創焉」係出於韓愈讀東方朔雜事詩：「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夸。」辜氏對嚴、伍兩師徒，乾脆以東方朔自居，以示度量寬宏，嚴、伍則是托天憐憐，挾恩矜夸。

辜氏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出任南洋公學校長，辛亥革命，民國肇興，辜氏依然表示効忠滿清，離去校長職務，先居上海，後遷北京，閉戶著述。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受聘五國銀行團為翻譯員，六年（一九一七）竟至參加辯帥張勳之復辟怪劇。段祺瑞馬廠誓師，復辟失敗。辜氏對滿清皇朝，心灰意冷，專心一意從事於教學與

著作，應蔡元培之邀聘，在北京大學研究所主講英國詩文。

十三年（一九二四）辜氏應日本東方文學會之聘，至日本作一系列的學術講演，同年底，又為辜顯榮邀來臺灣，分赴各地講演孔子學說。辜氏在日本聽留二年餘，於十六年（一九二七）返國，仍寓北京，一度任「安國軍總司令」、「大元帥」奉系軍要張作霖之顧問，又為「山東督軍」張宗昌內定為山東大學校長，未及蒞任，便在十七年（一九二八）四月三十日病逝，享年七十二歲。

西譯國粹具洞察力

辜氏一生最大成就，在其譯學。其英文譯作，多在國外出版。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張之洞去世後，辜氏感慨知遇，黯然傷逝，情不自已，作「中國的牛津運動」(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一書，以英國紅衣主教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Liberalism之事，比擬張之洞評擊西方物欲文明，而慨嘆在在俱歸失敗。宣統三年（一九一三），德國名漢學家衛禮賢將是書譯成德文，名曰「中國反對歐洲觀念之理由」(Chinas Verteidigung Gegen Europaisch Ideen)，並指定為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von Göttingen) 哲學系必讀參考書。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辜氏以英文寫成一書：「原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名「春秋大義」。在此書中，力言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兼論西洋漢學家之弊病。

辜氏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刊行其英譯「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Special Translation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三

十年（一九〇四）後發表「中庸」英譯本(The Conduct of Life)，連續刊載於「日本郵報」，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彙印成單行本問世。此外辜氏亦嘗英譯「大學」一書，但未印行問世。據其自述：「擬將大學、中庸二書英譯本合併出版，但大學一書之譯文尚未臻理想之標準。」

辜氏對譯學定有一項標準「吾之目的，不僅在譯出原書之資料，而且在譯出原文之風格。」(My object is not only to reproduce the matter but also the manner of the original)

辜氏英譯「中庸」、「論語」，譯文之優點據瞿立恒云：「(一)譯者深具慧觀，對中國哲理，有深刻的洞察力。其譯文有時能一語破的，直指真源，遠非西人從事同類譯學工作者望文生義，徒思「文字禪」者，所能望其項背。林語堂氏編撰「中國與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一書，即採用辜氏「中庸」譯文，以之介紹與西方讀者。林氏對辜氏譯文，僅作少數修改，其餘悉存其舊。林氏在該書對辜氏有一讚語：「絕頂聰明的辜鴻銘」(the brilliant Ku Hung-Ming)。(二)譯文流暢自然，殊少斧鑿痕迹，使人感覺譯文如出原文作者之口。」林語堂以為辜氏之譯文，不僅為忠實之翻譯，而且為一種富於創造性之詮釋，有一種透過深刻之哲學上的領悟，而顯露出來的曙光，照耀在

原文之上。辜氏爲一貫串中西觀念之人物，在英譯論語中，引證甚多西方學者如歌德、雪萊、盧騷等的議論，以資相互發揮。譯文好，因其對於原文澈底了解。

瞿氏亦指出辜氏譯文缺點：「(一)對若干重要學術名詞之英譯，有欠正確，茲舉數例如下：一、辜氏將『中庸』原文『修道之謂教』一語中之『教』字，譯成 religion (『宗教』)。此字林語堂氏已改正爲 culture。除此以外，亦可改譯爲 education。二、辜氏將『中庸』原文『天命之謂性』中之『性』字，譯成 the law of our being (『吾人存在之準則』)，不但費解，且欠準確。可逕譯成 human nature (『人性』) 或譯成 nature (『性』或『天性』)。三、辜氏將『中庸』原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語中之『中』字，譯成 our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 (『吾人之真我，或道德之存在』)，尤爲大誤。此處之『中』字，應譯作 the state of equilibrium，或逕譯爲 the state of the golden mean (中庸之『中』)。四、辜氏將『中庸』原文『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一語中之『和』字，譯成 the moral order，亦去原文原旨甚遠。『和』字即應譯爲 harmony。五、辜氏將『論語』中『學而』原文『禮之用和爲貴』一語中之『和』字，譯爲 natural spontaneity (『天然的自發性』) 而不如譯成 naturalness 或 amiability。六、辜氏對『論語』中屢見之『悌』字未能譯出，或者乾脆不譯，或者意譯爲 a good citizen (『一個良好的公民』)，但好公民之條

件甚多，不止『悌』之一端。此種以全單偏之譯法，自難令人滿意。按『悌』字，可譯成 filiality 或 brotherly duties 或 brotherly submission 或 brotherly duties respectfulness 等式，既合乎中文之原意，亦無背乎英文語法。又對原文亦有強作新解，適成誤解處。例如辜氏將『論語』中『學而』篇第十一節原文『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之前二句。譯成 when a man's father is living the son should have regard to what his father would have him do; when the father is dead, to what his father has done. 此處譯文將『父在觀其志』，解釋爲『父在觀其父之志』即與原文上下文所指『父在觀子之志』，恰恰相反。」「要之，辜氏在譯學上之成就，在於開風氣，而不在具規模。辜氏譯文雖未盡善，但其中爲中國近代譯學上先時人物之地位，終不可否定，而值得吾人由衷之景仰。」

辜氏以中文撰作：「讀易草堂文集」、「張文襄幕府紀聞」。「讀易草堂文集」有「上德宗皇帝書」(按即「上德宗皇帝條陳時事書」)、「上張制軍書」(按即「上湖廣總督張書、丙申)、「尊王篇釋疑解論」、「義利辨」、「廣學解」、「蒙養弦歌序」、「正氣集序」、「西洋禮制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議院考略」、「意大利賢妃傳譯」、「英將戈登事略」等篇。羅振玉序「讀易草堂文集」：「我國有醇儒曰辜鴻銘外部，其早歲遊學歐洲列邦，博通別國方言，及其政學，其聲譽已藉甚。及返國，

則反而求之我六經子史，爽然曰：道固在是，無待旁求。於是沈酣寢饋其中，積有歲年，學以大成。然世之稱君者，顧在彼，而不在此，羣然誦之曰：是固精於別國方言，遂於西學西政者也。南皮張文襄公總制兩湖，能養士。天下之士歸之，如水就壑，亟招君置左右亦第，稱之曰：是精於別國方言，遂於西學西政者也。故客幕不久，溫溫無所試。及庚子都門亂作，乘輿播遷，國事危急，君乃以歐文撰尊王篇，歐人爭傳誦，當時爲之紙貴，外患以紓，於是世乃稍稍知君儒術，各省大吏爭相羅致。然其所以重君者，則仍在彼，而不在此，第以備外文緩急已耳。予以光緒己亥始識君，值甲午戰後，海內士夫憤於積弱，競謀變法以致強，相見輒抵掌論天下事，汲汲如飲狂藥。而君則獨靜謐，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或以爲諧語以諷世，予洒然異之。庚子客鄂中，則君方設義塾，日以儒先之言訓童穉，益重君，不同流俗，然尚未深知君也。及光宣間，備官京師，再相見於春明。君憂世亂之日歧，乃條陳時政得失，請執政代表，文累五千言，探索根元，洞見癥結，予受而讀之。竊以爲賈長沙復生，不能過是。蓋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藥石，曩昔知君，固未盡也。而當道顧不之省，第以君爲精於別國方言，遂於西政西學，其茫昧如初。君言既不用，遂坐致陸沈。予避地海東，與君際者垂十年，及返國重相見，則當歐戰後矣。世亂乃愈急，君則年愈高，遇愈窮，而氣愈壯，日以歐文倡導綱常名義，以發蒙振愚，每一文出，各國爭相譯

於時歐人鑒於戰禍，又習聞君之言，始恍然於

富強之不足以圖治，而三千年之東方文化，乃駸駸有西披之勢，君之學彙不得申於宗邦者，今且將行之於世界列國，乃知天之生君，將以為衛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鐸，其否泰通塞，固不僅繫於一人一國已也。今年春，君以所著讀易草堂文集徵序於予，予既為選其尤醇雅者十四篇為內外篇，爰弁語於簡端，俾世之讀此編者，知君為當世之醇儒，君之文，乃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等類齊觀者也。至君論事於二十年前，而一驗於二十年後，有如著龜，此孔子所謂百世可知，益以見其學其識，洞明無爽，予稱之為醇儒之非誣也。」備極讚譽。

諷評時政談諧有趣

「張文襄幕府紀聞」，辜氏於弁言中云：「余為張文襄屬吏。粵鄂相隨二十餘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無今昔之慨，今夏多閑，檢拾舊聞，隨事紀錄，便爾成帙，亦以見雪泥鴻爪之遺云爾。其間系慨當世之務，僭妄之罪，固不敢辭，昔人謂漆園南華一書，為憤世之言，余賦性疏野，動觸時諱，處茲時局，猶得苟全，亦自以為萬幸，又何憤焉。惟歷觀近十年來，時事滄桑，人進牛馬，其變遷又不知伊於何極？是不能不摧槍於懷古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識者諒之。」全書分上下卷，卷上載：「南京衙門」、「不排滿」、「虎門軼事」、「曹參代蕭何」、「大臣遠略」、「上流人物」、「書生大言」、「五霸罪人」、「清流黨」、「孔子教」、「新算學」、「孟

子改良」、「錢迹」、「務外」、「生子」、「為人」、「公利私利」、「權」、「廉吏不可為」、「愛國歌」、「半部論語」、「理財」、「千顧左右而言他」、「官官商商」、「愛官」、「忘八蛋」、「禁嫖賭」、「倒馬桶」、「賤種」、「貴族」、「翩翩佳公子」、「庸言庸行」、「不吹牛排」、「頌詞」、「馬路大人有三待」、「不問民」。卷下載：「真御史」、「西洋議院考略」、「國會請願書」、「馬拉馬夫」、「夷狄之有君」、「爛報紙」、「讀書人」、「督撫學堂」、「女子改良」、「高等人」、「費解」、「不解」、「狗屁不通」、「看畫」、「華僑」、「照像」、「發財票」、「賣窮」、「不枉受窮」、「葉君傳」、「英將戈登事略」、「贈日本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士說」、「在德不在籍」、「自大」、「依樣葫蘆」、「學術」、「風俗」、「政體」、「看照牌」、「愛才」、「不自貴重」、「不拜客」、「自強不息」、「猶龍」等篇。此書印行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八月，其時距張之洞之逝世，適屆一年，以辜氏落落寡合的性格，張之洞却是生平中惟一知己。書中所言，否臧人物，諷評時政，談諧有趣。聞者捧腹，而其論深遠有理。

辜氏精通多國語文，中、英、德、法、日、梵、馬來文，能說能寫，至為流利，對於東西文學、哲學、政治研究淵博、透澈，前人難與頡頏。好雄辯，尤其對西方來客，所言勢若雨後江河，滔滔不絕，若無法截住，則毫不留情決堤潰岸，當之者不遭滅頂不得解脫。英國大文豪毛姆，

日本芥川龍之介俱嘗過此味。毛姆曾來華遊歷，所撰「哲學家」，並未言明被訪問者為誰，但讀者不難意會為辜鴻銘氏。篇中雄辯滔滔，語驚四座。其風趣學養，亦為人所欽羨。

辜氏記憶力特強，與人言談，老莊、孔孟、歌德、伏爾泰、阿諾德、羅斯金著作中之文句，脫口而出，背誦彌爾敦教上千行的「失樂園」，一字不訛。

春秋大義痛斥西方

辜氏所著「春秋大義」，痛斥西方各國，根據孔子教訓為中國和中國人辯護。林語堂云：「他熟讀Mathew Arnold, Carlyle, Ruskin, Emerson, Goethe, Schiller 諸家的著作，所以自認對於孔子思想的了解，比前人更為深刻。他的中心思想，其關鍵繫於一個問題之上，那就是雅俗之分。所謂雅，亦即儒家的君子觀念；所謂俗，如以愛默生的話來解釋，也就是肉體和靈魂的死亡、墮化以及麻木不仁之意。」又云：「辜先生對於雅俗問題的討論，特別指斥西方人行為的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有白色帝國主義爭相攪助中國領土，他方面又有白色帝國主義者的門徒，其中無疑地包括了一些基督教傳教士，大言不慚地指責『那些尚未開化的支那人』以及他們對於這些可憐蟲所擔負的教導責任，尤其是在拳匪之亂以後。」凌叔華云及清末「北京有人說：『庚子賠款以後，若沒有一個辜鴻銘支撐國家門面，西方人會把中國人看成連鼻子都不會有的一』」人譽「辜鴻銘是二十世紀的奇才兼學者」。

辜氏晚年在京大學任教時，日常生活亦談諧百出，不修邊幅，頭戴紅頂瓜皮帽，身穿藍布大褂，拖著腦後一條大辮子，年紀雖大，却無老態龍鍾形象，常有人誤認辜氏之老人家劉二為辜氏，因主僕二人年齡相若，服飾相似，辜氏常笑謂親友云：「劉二是我的影子，雖然我們裝扮一樣，可是我們的不同點是我有大喬小喬之好，而劉二却是李蓮英的把式。」

辜氏堅決反對中國文學革命，曾撰作專論，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論者將古文列為死文字。辜氏對白話文之看法，更是令人叫絕，曾於孔子誕辰紀念日，發表一首白話詩：「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後生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反對帝制思想忠君

辜氏一生，雖反對帝制，仍有忠君思想，經常於報章發表維護清朝皇室的文章。在國外仍然著著長辮子，穿長袍馬褂，出入交際場所，因此常受革命人士與外國人的攻擊。

辜氏為人處事，順性而為，隨心所欲，留著長辮，出於獨特的審美觀念。雖為保守派，反對帝制却相當強烈。首於所著「讀易草堂文集」裏諷刺辮子，而自蓄長辮却誓死不剪除。

復辟的張勳過六十歲生日時，辜氏首贈一副集句壽聯相贈：「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所謂「擎雨蓋」即係清代老爺的官帽，「傲霜枝」，則為俗稱豬尾的那條辮子。

辜氏贊成留辮子，欣賞女人纏足，不反對隨地吐痰，與友人談敘，常用中文回答英文問題，

用英文回答中文問題。令人啼笑皆非。

辜氏於每屆除夕，必祭拜祖先，慎終追遠，不敢或忘，留英時，於房間內置備酒饌，遙祭祖先。英國房東，待辜氏叩頭祭拜畢，挪揄云：「你的祖先何時來吃喝你的祭品？」辜氏從容答覆云：「就在你們祖先來嗅你們所獻鮮花之時。」亦見機智幽默。

辜氏受過完整的西洋教育，但却云：「今吾人習西人之學者多豎子小人」。「願吾子善廣其學而不失其為正則可矣。」其意似有矛盾，但自有其精闢見解，即「我不知西人之學，亦無以知吾周（公）孔（子）之道之大且極矣。故曰學，聞見也，非道也。然非學無以見道，其學愈廣，其見道愈大。」亦見辜氏治學獨特之處。因此，德國人於翻譯若干作品外，又組織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俱樂部，清末民初之中國學人，在海外受如此推崇尊重，當以辜氏獨佔鰲頭。

自稱東西南北老人

錢穆論述清末民初具有學術思想上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曾論及辜鴻銘，「在當時，以深治西學的來發揮中學，辜鴻銘不能不說是唯一人物。也可說是一傑出人物。但在當時中國人一般觀念下，辜鴻銘終成爲一怪人。雖亦不得不承認他是傑出人物，但辜鴻銘終是一怪傑。」「我在幼年時，曾讀過他的春秋大義。他不把傳統宋學漢學那一套來講孔子春秋，他實是本他西學所得的一套來講孔子春秋。那不能不說是異軍特起，獨樹一幟。在當時，我對西學既一竅不通，對中學也

一知半解，但在舉國崇洋蔑己的風氣之下，驟讀辜著，儼如觸電般，感受到一種新鮮而異樣的刺激，使我以後常心儀其人。我之獲讀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尚在讀辜氏春秋大義之後。孫先生融會中西新舊的說法，自易引起我之同情了。」「這一百年來的中國人，確也真不如西方人。辜鴻銘在中國已成一吐棄人物，但西方一大文學者如毛姆竟肯專程訪問，又把辜鴻銘的那些怪話專文傳述，未遭如我們般對他的菲薄，那就實在也可怪了。」可知辜鴻銘亦為清末民初學術思想界的怪傑。

按辜氏又號立誠，自稱「漢濱讀易者」，晚年自稱為「東西南北老人」（辜氏曾云擬刻一圖章，印上一生的履歷，像：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宣統帝嘗從辜氏習西文，辜氏歿於北平，宣統派員致祭，賜諡為「唐公」。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程光裕「怪傑辜鴻銘」插圖（文見92頁）

①一九二三年辜鴻銘（前右）在北平與秦戈爾（前左）、徐志摩（二排左二）等人合影。

②辜鴻銘遺照。